

真理与谎言之辨

——理解尼采哲学的新起点

宋海勇

(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

摘要:论及尼采在沉思真理与谎言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哲学变革与创造的思想理路,重新确立了理解尼采哲学的起点。在柏拉图阐释了哲学家可以机智谨慎地说谎的启示下,尼采也对柏拉图的哲学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并指出被柏拉图称作真理的“纯粹精神和自在的善”本身就是谎言,正是这一谎言书写了西方虚无主义的历史并最终合乎逻辑地引发了西方人的价值危机。在此基础上,尼采提倡清除传统哲学中的谎言,重估一切既往哲学的价值,并开始了以“权力意志”取代“求真理之意志”,以“永恒轮回”终结形而上学的哲学革命。

关键词:尼采;柏拉图;真理;谎言

中图分类号:B51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3)02-0027-04

哲学家都追求真理,没有真理人类就不能过上崇高且有尊严的生活,但并不是所有的哲学家都同样拒斥谎言,因为谎言可能既美丽迷人又无害,正如没有任何先验的理由可以保证真理被发现时一定是美好的和对人有益的。所以,谎言和真理对于人类的存续同样具有不可公度的价值。

一、柏拉图的启示

众所周知,早在荷马史诗中,谎言便被赋予了超越于道德论之外的价值。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之所以能在历尽艰辛后重返家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机智和诡诈多谋,他懂得在必要的时候说谎。能自愿自觉地说谎并在说谎时顾及后果是尼采推崇的一种可贵品质,而在哲学史上最具有这种品质的哲学家是尼采眼中的柏拉图。

在尼采看来,柏拉图最先透露了哲学家说谎的秘密。对于谎言的重要性,柏拉图写到:“虚假对于神明毫无用处,但对于凡人作为一种药物,还是有用的,……国家的统治者,为了国家的利益,有理由用它来应付敌人,甚至应付公民。”^[1]谁是柏拉图心目中“国家的统治者”?哲学王。因此,为了缔造一个使全体公民达到最大幸福的城邦,哲学王说谎不但是合理的更是必要的。相反,若不懂得真理与谎言间的微妙关系而肆意地张扬某些危险的真理,那么,

不但会使哲学本身遭到轻蔑与嘲弄,就连哲人的人身安全也会受到威胁,苏格拉底之死不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吗?

在哲人撒谎的立场上,尼采与柏拉图达成了共识,他曾经说过:“不能说谎的人,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理。”^{[2]297}然而,尼采用意不在教人恶意撒谎,毋宁说他想通过这一极端夸张的表达向我们指出撒谎是有条件的,即当且仅当真理危害人类存在时,哲学家才可以机智谨慎地说谎。这种谎言是好谎言,好谎言是为了抵御坏真理——只要真理不要人类——而存在的。正是为了克服诸如赫拉克利特早已揭示过的“万物皆流,无物常驻”学说以及人和动物之间无法取消根本差异等学说——这些正确但却危险致命的学说,尼采才与柏拉图一道捍卫哲学家说谎的权利。谎言也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虔诚的欺骗,是所有‘改善’人类的哲学家和教士的遗产,无论是摩奴、柏拉图、孔子,还是犹太和基督教的老师,都从不怀疑他们说谎的权利。”^{[3]96}

既然柏拉图深谙哲学家说谎的初衷,他也必然会在坏真理危及人类存在的福祉时有意地编造哲学谎言,而这样的谎言常常被民众当作真理来信奉。尼采认为,在哲学史上持续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是柏拉图关于纯粹精神和自在之善的哲学谎言了。正是这个谎言确立了“真实世界”与“虚假世

收稿日期:2012-10-27

作者简介:宋海勇(1982—),男,吉林磐石人,讲师,博士,从事现代西方哲学研究。

界”的对立模式并把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指向了一个最高的精神实体——上帝，也正是这一谎言将后来的哲学家们带入了一种固定的哲学思维模式——柏拉图主义之中，“一个事物的价值就是那种阴影般的残余，人们从颜色、形态、声音、想法中获得的残余；他相信，一个事物、一个人越是变得细微、稀薄、稍纵即逝，其价值就越是增长起来，愈少实在，就愈有价值：这就是柏拉图主义”^{[4]293}。不过，在尼采看来，后来的哲学家虽然因袭柏拉图主义的思维模式在各个不同的领域里建立起了诸多真理的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性已经正确地揭示了存在的真相，毋宁说，存在的真相还一直被理性的幻觉所遮蔽着。因为畏惧或缺乏勇气真诚面对世界生成流变的事实，哲学家不得不编造一个又一个关于存在的哲学谎言并称谎言为真理，以此来维系人类的生存。于是，真理由洞悉宇宙万物本性的终极追求蜕变成了人类统治世界的权力工具，而且，长期以来人们就活在这种理性的虚构和谎言的迷雾里。

根据尼采的哲学旨趣，他倾向于用谎言去分散人类对坏真理的注意力，他曾因艺术对生存的美化作用而竭力主张艺术较真理具有更高的存在价值，他的艺术形而上学理论就是柏拉图主义的颠倒和翻版。然而，当柏拉图主义的两个世俗变形——基督教和启蒙运动——相继失败并最终滋生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时，尼采便清醒地意识到柏拉图主义的谎言已经难以为继了。叔本华在其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颠覆了理性在哲学中的绝对统治地位并把柏拉图的自在之善改造为意志之恶，以此来说明和解释世界和人生的基本原则，这就在最大程度上击破了柏拉图主义的哲学神话，同时也合乎逻辑地暴露出了柏拉图主义的虚无主义本质。至此，整个西方世界的历史便陷入了一种无意义的泥淖，“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事情根本不是神性地发生的，更不是按照理性的、慈悲的、人性的尺度发生的；我们知道，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非道德的、非神性的、非人性的——我们已经太久地本着敬仰对它作了阐释。”^{[4]193}对于民众而言，曾养护他们存在的上帝死了，而对于哲学家而言，曾经被当作真理的谎言暴露了虚假的本性，无力再为民众提供安身立命的基础。因此，重新思考柏拉图主义的哲学谎言成了尼采哲学发展的新契机。

二、柏拉图式哲学谎言的真相 与尼采价值的重估

尼采清楚，在科学和理性如此发达的时代，再用其他形式的理想主义谎言去美化可怕的真理不但

无济于事而且危险，因为，“当人们凭空捏造了一个理想世界的时候，也就相应地剥夺了现实性的价值、意义和真实性……‘真实世界’和‘表面世界’——用德国话来说就是：虚构的世界和现实性……迄今为止，理想这一谎言统统是降在现实性头上的灾祸，人类本身为理想所蒙蔽，使自己的本能降至最低限度，并且变得虚伪——以致朝着同现实相反的价值顶礼膜拜，只因受了它的欺骗，人类才看不到繁盛、未来和对未来的崇高权利。”^[5]因此，唯一的选择或许也是最无奈的选择恐怕就是先澄清存在的真相了，毕竟，除了寄希望于彼岸的基督教徒和诉诸无法企及的道德理想的康德主义者，还有大量把“前进”和“发展”作为人能自由展开其真实人性的保障的人道主义者，这部分人仍活在“理想”的残余中。不过，存在的真相不会自己摆在眼前，它已被流行的好谎言遮蔽和禁锢了千年，因此，首先要戳穿旧的哲学谎言，破除存在的幻象，重估一切既往的价值。之所以要把重点归于价值问题，不仅是因为柏拉图主义区分的“真实的世界”和“虚假的世界”的对立根本上源于价值关系，更在于价值是生命的支撑和条件。

在尼采看来，柏拉图主义者之所以扬“真实的世界”贬“虚假的世界”，就在于现实世界的生成、流变给试图寻找意义和确定性的人们带来了失望和痛苦，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地作出如下推论：我们存在于其中的世界是生成着的、虚假的、充满矛盾的、有条件的，因而，一定有一个存在着的、真实的、无矛盾的、无条件的世界。总之，必须有一个有价值的世界，否则，我们无法生存。正是通过如上推论，理性通过逻辑的手段建立了一个虚幻的、然而被认为更有价值的存在世界，这个世界高高地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并残暴无情地盘剥现实世界的合理性与存在资格。

然而，价值究竟取决于确定性的程度还是对人类不可或缺的程度，这不但体现了信仰和知识之间的古老冲突，更构成了尼采与一切柏拉图主义者间的巨大分歧。在尼采看来，柏拉图主义者在“求真理的意志”下所达到的只是强大的信仰但并不是确定无疑的真理。苏格拉底以死捍卫真理虽然激动人心，但这不是证明真理的方式，只能说他在对真理的信仰上达到了极大的虔诚。真理的证明并不等同于真诚的证明，而且，一旦在人类寻求真理的道路上形成了巨大而强烈的信仰，就势必会阻碍对真理的探求。为此，尼采呼唤“理智的良知”，号召人们拿出勇敢的良好趣味健康、理性地思索哲学问题。对于他来说，不可或缺显然不能成为证明真理的口实，而

因现实世界之流变造成的痛苦更不能成为衡量终极价值问题的唯一尺度。

价值标准的问题必须重新设定,而设定的新原则早已在尼采遗著《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的标题中向我们传达出来了,这一新原则就是权力意志。何谓权力意志?尼采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他的确用权力意志来解释大到整个宇宙小到生物细胞的一切存在事实。权力意志比“求真理的意志”更根本甚至是“踏着求真理之意志的足迹前行”,“因为求生存的意志并不存在!不能存在的便不能意欲;但已存在的又何能再求存在!只是有着生命的地方有着意志;但不是求生的意志,我教你,只是‘求权力的意志!’”^{[2]124}在尼采看来,柏拉图主义者为了安抚民众的生存所诉诸的求真理之意志从根本上误解了生命的本质,因为,“生命的本质是对异己和更弱者的占有、损坏和制服,是压迫、严酷、强加自己的形式,最起码的是剥削”^[6],而不是乐天安命和追求幸福!因此,真正有价值者必体现为对生命的激发、促进和提高,而发端于生命的保存之价值由于只是生命不断提高壮大和经常释放自身之力量的间接后果则仅具有次等价值,换句话说,只有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发和提高生命者才更有价值。

什么才能真正激发和提高生命从而产生新价值?永恒轮回。尼采称永恒轮回思想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肯定公式”,同时,它也是虚无主义最极端的形式,因为它象征着无意义的永恒。然而,主张万物将周而复始又绝无新意地永远重复这种如恶魔般的诅咒如何能促进生命的提高?人不是一直都在寻求意义吗,难道把没有意义这样既令人痛苦又使人绝望的信息传递给人竟会造成相反的效果吗?没错,这就是尼采的哲学试验。尼采是要拿可怕的真理作一次实验,对他来说,即使人类因尝试新真理而遭致毁灭也比在旧信仰的堕落中鄙琐地活着更高贵、更有价值。“假使你们在伟大的事情中失败了,因此你们自己便是失败了么?假使你们自己是失败,因此人类便是失败了么?假使人类也是失败;好吧!别在意!越是更高的本质越是不容易成功!”^{[2]300}

三、尼采哲学的新尝试

然而,尼采为什么要选择如此极端的方法呢?也许,在尼采眼中,“诊治‘痛苦’的药方是痛苦。”^{[7]61}凡人皆受虚无之苦,叔本华不是早就教导过“人要想活着又不痛苦是根本不可能的”吗!然而,受苦与受苦之间是有区别的,在尼采眼中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

的受苦者,“一种是因生命过度富足而痛苦,这类人需要酒神的艺术,同时也用悲剧性的视角审视生活;另一类因生命的贫乏而通过艺术和审视寻求安宁、休憩和救赎,或者寻求迷醉、麻木、痉挛和疯狂。”^{[7]234}酒神提供了什么榜样?“对于生命的首肯,即使在其最陌生和严酷的问题中存在;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级类型的牺牲中为自己的不可枯竭而欣喜万分——我称这为狄俄尼索斯的。”^{[3]189}因此,即便是同受虚无之苦,不同的受苦者也会有迥然不同的生命轨迹和价值选择,精神权力下降和没落的受苦者会在可怕的真理面前做一个失望的悲观主义者或逃避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而精神权力提高的受苦者则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新价值的制定者或禀赋强势的乐观主义者。因此,关键是要培养第二种受苦者。

在尼采的精神视野中,柏拉图主义的哲学谎言已经造成了现代人的心智残疾,他曾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悲叹:“我行走在人们中间,如同行走在人类的碎片和断残的肢体中一样!”^{[2]148}而他的心志则是“将碎片,和谜,和可怕的偶然品组合为一体”,也就是为完整之人的到来打下基础,这便是他公开可怕的真理、揭穿柏拉图主义谎言的全部动机。凭借有益的谎言,人类无法迈出超越性的步伐,倚靠致命的真理也许能催生尼采心目中的完整之人,这种真正的人、经常的受苦者常被尼采称作超人,而选育超人的方法便是把永恒轮回原则公诸于世。海德格尔曾经指出,尼采的永恒轮回学说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说都不是一种严格的科学真理,作为科学它明显存在着论证的欠缺和无法弥补的理论漏洞,“轮回学说的本质特性在于:它既不是‘理论’也不是实际生活智慧”^{[8]332},它最根本的作用是提供一种选择和培育的手段。尼采曾在手稿中把“永恒轮回作为培育和选择手段”列为新哲学计划的核心,并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幻象与谜”中集中表达了索解永恒轮回的道路在于“瞬间”,因为,“与永恒不变之物的价值相对立,乃是最短促而易逝之物的价值,是生命这条长蛇肚皮上闪烁的诱人的金色光芒”^{[4]398}

永恒轮回的真相捣毁了柏拉图主义关于两个世界的谎言并将世界消融在一个权力意志的海洋之中,在这个与人性漠不相关的世界中,真正有价值的就是当下的“瞬间”。查拉图斯特拉如此向他眼前的侏儒描述永恒的大道,“向后的这条道,接续到永恒。向前的这条道,——接续到另一个永恒。这两条道相反而相接,它们在这大道上相交。这大道的名字是:瞬间。”^{[2]164}在这里,尼采无疑提供了理解永恒轮回学说的关键,而这一关键——“瞬间”——也正是永恒轮回学说所要着重突出和表现的意义。尼

采揭穿柏拉图主义的谎言就是要切断人们对彼岸世界的向往,教人忠诚于“大地的意义”,因为,只有“大地”才是人类最真实的生存场域。

立足于“大地”之上,我们真正需要把握的就不是飘忽不定的理想的“明天”和已经沉淀了过多历史性元素的“昨天”,而处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此刻才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时间范畴。假如我们能清醒地体认到我们真正的存在只是当下的“瞬间”,那么我们就从虚无的泥泞中抽身而出,随即发挥自己肯定、能动的精神力量去创造既现实又真实的生活,因为,“只有作为创造者,我们才能去毁灭!但也请让我们记住,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只要创造新的名称、评估和表象,便足以创造出新的‘事物’来。”^[7]⁷⁰这样一来,我们便不但创造了新的事物,同时我们也成就了全新的自我,虽然我们的外部环境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相反,如果我们忽视了“瞬间”的意义,那么,我们最本己的存在就将在每一个新的“瞬间”到来之际滑入虚无的深渊,即使我们在表面上还维持着一个统一的自我,但本真的生命早已被虚掩在存在的伪装之中。在海德格尔看来,“永恒轮回学说中最沉重和最本真的东西就是:永恒在瞬间中存在,瞬间不是稍纵即逝的现在,不是对一个旁观者来说仅仅倏忽而过的一刹那,而是将来与过去的碰撞。在这种碰撞中,瞬间得以达到自身。瞬间决定着一切如何轮回。”^[8]³⁰⁴因此,“瞬间”是一个自我决定的关键点与核心要素,你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造就什么样的存在者都是在“瞬间”实现的,无论是禀赋强健的超人还是悲观失望的浪漫主义者,抑或逃避现实的理想主义者,都逃不过“瞬间”的考验。

在尼采看来,永恒轮回为每个人准备了一个最高的自决时刻,它在最大限度上考验并衡量个人的意志力,看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在缺少意义的前提下生活但又不失崇高。经受得住永恒轮回这种最极

端、最残酷、最痛苦之考验的人将更有资格设定价值的品级,毋庸置疑,这种人也将因使人获得超人的尊严而更具存在的资格。因此,尼采主张扫清在高等人出现的道路上滞留的“小民”和“群氓”,为把人类共同体依照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重新确定层级秩序而作出全部努力。在这里,我们无需为尼采的精英主义辩护,他对民主和平等的仇视是赤裸裸的,而依照他的理论设计,人类社会必将在少数精英人物的光环之下重新陷入恐怖与愚昧的倒退之中。

综上所述,关于真理与谎言问题的思索不但是尼采哲学的开始也贯穿于尼采哲学的始终,尼采通过剖析柏拉图哲学发现了哲学家说谎的秘密,尼采也说谎但也同样坚持真理,他的哲学就是在真理与谎言互相激荡的过程中形成的。然而,尼采在重构真理的基础上所得出的哲学结论仅具有片面的合理性,这是我们必须予以警惕和加以批判的。

参考文献:

- [1]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88.
- [2]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楚图南,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 [3] 尼采.偶像的黄昏[M].卫茂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4] 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5] 尼采.看哪这人[M].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10.
- [6] NIETZSCHE. Beyond good and evil: prelude to a philosophy of the future [M]. Walter Kaufmann, trans. New York: New York by Random House,1966:203.
- [7] 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 [M]. Josefine nauckhoff, tr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 [8] 海德格尔.尼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